



►展覽中呈現各個時期的琥珀展品。
大公報記者顏琨攝



240琥珀珍品亮相城大 3000年歷史掠影

香港城市大學般哥展覽館推出《琥珀：波羅的海黃金》展覽，呈現來自拉脫維亞國家歷史博物館、拉脫維亞國家藝術博物館、Association Trésors de Ferveur、富維耶基金會、香港夢蝶軒、兩依藏博物館，以及私人收藏家、設計師及藝術家，共240件琥珀珍品。展覽共分為6個部分，以琥珀的起源及其對科學研究的重要性、波羅的海地區的古代琥珀文物、遠代及中世紀歐洲的琥珀藝術、明清時期琥珀發展、琥珀在20世紀拉脫維亞的角色以及當代藝術作品中的琥珀為主題，呈現琥珀的3000年發展歷程。

大公報記者 顏 琨

琥珀是樹脂化石，卻在藝術文化、政治、宗教等方面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。波羅的海諸國盛產琥珀，並在3000年前已被視為珍寶，通過貿易流傳至南歐、亞洲等地。中世紀時期，琥珀作為藝術品和奢侈品，需求殷切，專門雕刻琥珀的工場遍布歐洲。16世紀，新教與天主教出現分裂，更加劇對琥珀的爭奪，也將琥珀塑造成宗教物品。在亞洲，琥珀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國。遠代（916年-1125年）的契丹貴族對琥珀情有獨鍾，更延續至明清時期，只有皇帝及貴族方可佩戴。琥珀的藝術風格是政治及文化環境

的反映。16世紀，天主教地區利用琥珀製成玫瑰念珠及花冠念珠，不少琥珀宗教物品應運而生。中國遠代時期，契丹人偏好琥珀珠寶、掛件、佛器及小雕飾。明朝時期亦能看到不少琥珀飾物，如小雕像、花瓶、吊墜、項鍊、耳環和髮簪等。

不同文化影響呈現風格

兩次世界大戰間，歐洲人將琥珀用於裝飾中高價商品，如琥珀與黃金、鑽石、珊瑚結合，製成頗有藝術風格的化妝盒。中產市場中可以看見以琥珀製成的

男士袖釦、棋子、煙架。二次大戰後，蘇聯控制下的波羅的海諸國大量生產琥珀裝飾品如啤酒杯、盾牌、燭台以迎合旅遊業，令琥珀光環不再。直至蘇聯解體，當地藝術家重新發覺琥珀的藝術歷史及傳統風格，令琥珀首飾和裝飾設計復興。

東西方文化的不同亦影響着琥珀的藝術風格。19世紀波羅的海設計師鑲嵌珠寶及裝飾時盡量保留琥珀原有形狀。而中國的琥珀雕刻師則會將琥珀轉化成全新形狀的作品，亦利用其多樣的顏色營造不同效果。

圖片：主辦方提供

展訊 《琥珀：波羅的海黃金》

日期：即日起至4月11日（逢周一休館） 時間：上午10：00-晚上7：00 地點：城大般哥展覽館 費用：免費，需預先登記：http://www.cityu.edu.hk/bg/visit/book-a-visit

璽珞 遠代

契丹貴族對琥珀的珍愛並無文字記載，但其寶物中，數量之巨、形式之獨特，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。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大塊琥珀雕飾及琥珀珠穿連而成的長璽珞。



卡地亞粉盒

20世紀，琥珀在歐洲的裝飾藝術中佔據重要席位。除了被製成十字架、念珠等宗教物品，琥珀更被用於製作胸針、吊墜。不少珠寶商也選擇琥珀作為一種嶄新材料，製作煙嘴、打火機、化妝盒等奢華實用物品。



玫瑰念珠

歐洲琥珀的發展離不開宗教。琥珀被用於製造精緻的宗教物品，如玫瑰念珠、十字架、便攜式祭壇，甚至供大團長和其宮廷使用的高腳杯。16世紀的新教改革改變了琥珀的藝術角色。新教國家的雕刻師偏好製作以琥珀為原材料的世俗物品，產品更為多元。如刀叉手柄、用以展示白銀或琥珀奢華器皿、珍貴的棺材，這些進一步提升了琥珀的價值。



朝珠 清晚期

明清時期琥珀藝術品的功能、類型與玉器大致相同，但數量卻遠不及玉器。因黃色象徵土地，清代皇帝在祭地時會佩戴琥珀、蜜蠟朝珠。



琥珀櫃

如今，更多藝術家將琥珀與其他材料相結合，創造出奪目的新藝術作品。設計師Philippe Rapin在香港創立品牌「Kam Tin」，設計出壯觀作品「琥珀櫃子」。

雲東街唐樓煥新



【大公報訊】銅鑼灣雲東街和勿地臣街一帶的唐樓群近來有了新面貌。這些上世紀50至70年代的舊唐樓建築，外牆和露台被重新改造，使街區呈現出全新景象。

是次改造沿用了唐樓本來的露台位置，重現室外的露台空間，讓商戶自由使用，盡顯各自個性。外牆的改造亦為唐樓建築賦予色彩，與街區當前的奶茶咖啡店、花店、麵店等充滿年輕活力的店舖相得益彰，咖啡色、白色、藍色相間的牆體，及其點綴木質感的設計風格，與店內布局產生新的連繫，顯得更鮮明有序。坐在店舖內的休息區域，可以直觀看到街區風貌，舊日的建築重換清爽高級的現代感，產生一種跨越歲月界線的新舊融合之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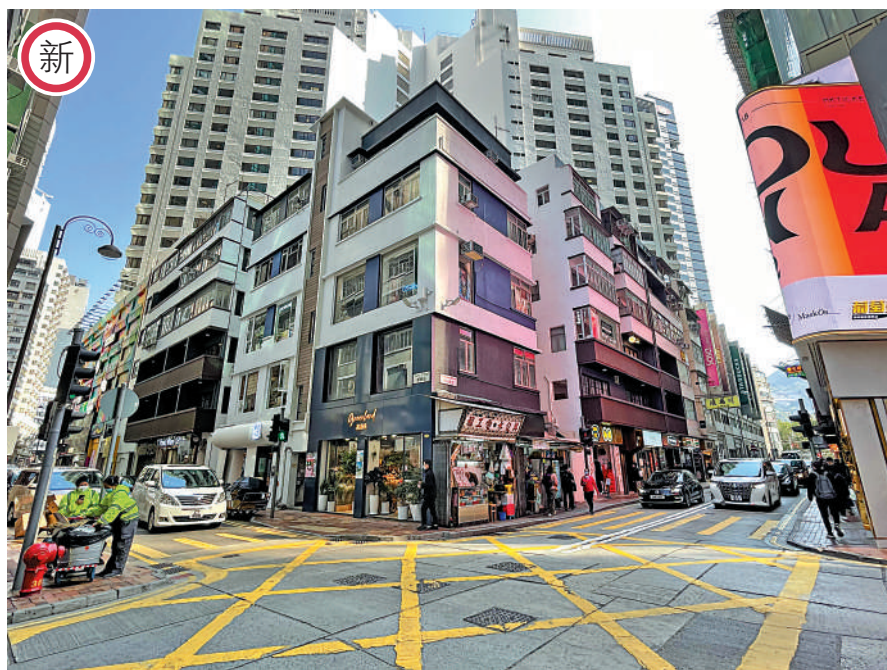
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攝



►雲東街和勿地臣街交界處可覽唐樓群整體新貌。



◀室外的露台空間被重現與利用。



◀牆體設計與店內布局產生連繫。